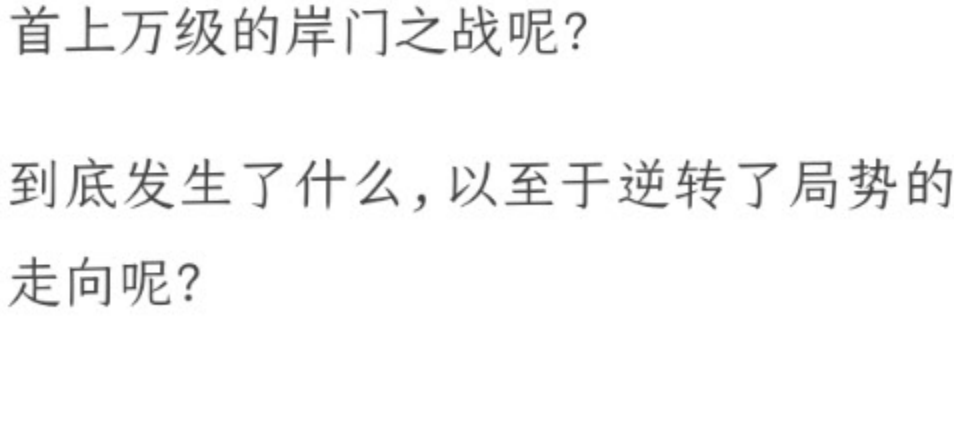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028 岸门之战是为什么发生的？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<sup>2</sup>（年度日更） [进入课程>](#)

07-16



转述师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[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](#)》。

上一讲谈到，韩宣惠王准备实施“以一易二之计”了，安排使节团，以公仲为首，要找秦国和谈。至此，一切都向着连横的方向发展，也向着短暂和平的方向发展，看上去秦国和韩国完全可以避免一战，谁又能想到事情的结局竟然是斩首上万户的岸门之战呢？

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至于逆转了局势的走向呢？

### 可控的失控

确实发生了什么。韩宣惠王筹备和秦国议和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楚国。楚怀王自然担心起来，生怕秦国和韩国真的一道南下对自己不利。怎么办呢？赶紧召陈轸过来讨个主意。

战国中期的国际舞台上，要论耍心机，斗手腕，陈轸能和张仪半斤八两，互有胜负。

我们可以假想一下，如果张仪、陈轸、公孙衍、田文这些第一流的人才能够聚在一起，齐心协力为某一个国家效力，那么天下一统可能真的指日可待。反正这些人既没有爱国主义情怀，不会守着祖国利益不放，也没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，不会像孔子和孟子那样只讲谋事在人，任凭成事在天，合作起来按说并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障碍。

但是，人才流动偏偏有着自己的规律，一山永远不容二虎，偶尔会有二虎同在一山的时候，但这种时候注定不会长久。即便是历史上传为典范的将相和，其实也没有和睦多久。群雄争霸的局面让顶尖人才有了很充分的择业空间。换句话说，正因为山头林立，所以每一只老虎都能找到自己的山头。

陈轸和张仪就是这样，本来很有机会成为同僚，但你防着我，我排挤你，最后自然会各有各的山头，防范对手比防范敌国还严。

大一统的时代就难办了，山头只有一个，老虎们只有打个你死我活。统治者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，那怎么办呢？古代管理学摸索出来的方法和今天大公司里常用的方法一样：因人设职。

一只老虎就专门给他设立一个项目部，这就相当于在唯一的一处大山头里人为分割出若干个小山头，由着每只老虎各据一个山头，拥有相当程度的独断专行的权力，达到一种“可控的失控”的状态。

### 空头支票

话说回来，陈轸首先帮助楚怀王评估风险等级，说秦国一直都想对楚国不利，如果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，取得充足的军需供应，再和韩国协同作战的话，那么我们楚国肯定难逃一劫。

但办法还是有的，那就是在全国发动军事总动员，大张旗鼓摆出救援韩国的姿态，再派出使节团，规模一定要大，标准一定要高，带去的礼物一定要丰厚，让韩国相信楚国急韩国之所急，真心要和韩国并肩作战，打退秦国侵略军。这样的话，就算韩国还是和秦国联手来打我们，但总会念着我们这份情，不会下死手。

秦国看见韩国出工不出力，当然会有意见，秦韩联盟也就很难维系了，战斗力也就大打折扣了。而如果韩国真拿我们楚国当后盾，腰杆硬了，不跟秦国讲和了，也不把秦国的威胁当回事了，这样一来，被激怒的秦国一定不会轻饶了韩国。等秦国和韩国掐起来，我们楚国也就可以安心了。

陈轸这一计，其实一点都不新鲜，甚至说是陈词滥调都不过分，但是，它偏偏屡试不爽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常青藤一般的存在。

看一个很近的例子：二战期间，芬兰顶不住苏军的强大攻势，已经开始筹备和谈了，但法国总理爱德华·达拉第向芬兰发出紧急电报，说法国准备就绪，马上就能向芬兰提供多少陆军和多少空军的援助。结果芬兰人拼死再战，却连一兵一卒都没等来，看来人类永远跳不出“当局者迷”的坑。

按说在战国七雄当中，韩国最不应该跳进这个坑，因为就在20多年前韩国就已经跳过一次了。

那是周显王二十八年（前341年），魏国大举入侵，韩昭侯向齐国求救，齐威王听了孙臆的建议，一方面对韩国使者慷慨允诺，让他赶紧回去复命，给韩昭侯吃个定心丸，一方面按兵不动，远远看着韩国怎么挨魏国的打。等到韩国五战五败，只剩最后一口气了，齐国这才进军。

于是有了著名的马陵之战，既让魏国折损了大将庞涓和太子魏申，也让韩国伤筋动骨，只能在齐国面前当小弟。（S1-193）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可见历史课有多重要，但韩宣惠王把老父亲时代的前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看到楚国竟然如此古道热肠，简直心花怒放，放了一万个心，也就不让公仲去和秦国讲和了。

公仲当然还要据理力争，仔细分析了一番虚实关系：来自秦国的威胁，是实；来自楚国的援助，是虚。如果只凭着楚国给出的几句空话，做出的一番姿态，就轻率地跟秦国翻脸，我们韩国必将沦为天下人的笑柄。

再说楚国和韩国的关系一向都是冷冰冰的，也不存在联合抗秦的盟约义务，只因为秦国准备攻打楚国，楚国这才装腔作势来救援我们韩国，这一定是陈轸的阴谋。况且大王您已经派人跟秦国那边沟通过了，忽然出尔反尔，等于把秦国骗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像您这样不把强秦的威胁当回事，却轻信楚国的鬼话，将来有您后悔的时候！

但任凭公仲怎么说，韩宣惠王义无反顾，决心联楚抗秦。

韩宣惠王之所以能下这个决心，大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公仲并不是韩国总理，公孙衍才是。公孙衍的人生已经跟合纵绑定了，为了再造合纵联盟，他是不会轻易就让公仲这个连横派占得先机的。就这样，来自公孙衍的内力和来自陈轸的外力虽然各有各的目标，但在这一刻构成合力，推着韩国冲破连横派的阻碍，要和秦国硬抗。

### 岸门之战

秦国果然被韩国的出尔反尔激怒，在岸门——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北——发起决战，韩国惨败。（《战国策·韩策一·秦韩战于浊泽》）

秦军主帅应该还是樗里子，他这一次可不像对待魏国那么温和了，而是动了真火，恢复了斩首记功的传统，砍下韩国士兵上万颗头颅。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浊泽之战很可能也是这一时期打的，樗里子先破浊泽，再破岸门，两场战役大约是前后脚的关系。

岸门原先属于魏国，早在秦孝公过世的那年，秦国就在岸门大败魏军，擒获魏军主将魏错，那是20多年前的旧事。（《竹书纪年》）至于浊泽，早在周安王十三年（前389年），齐国田氏家族的族长田和就是在这里约见诸侯，请大家帮自己说话，让自己可以化家为国，升级为诸侯。

根据文献推测，浊泽大约在今天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附近。解州，当地人读解(hài)州，但我这里就遵从普通话的规范读音了。这个地方也是关羽的故里。（S1-088）

但是，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把“浊泽”写成“观泽”，孰是孰非已经无从考证了。如果依照这个版本，那么战争大约发生在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附近。

在今天的行政关系上，禹州市属于许昌市的下辖市，所以严格来写地址的话，禹州市就要写成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。虽然看上去有点奇怪，但至少能让我们想到许昌和禹州近在比邻，这应该也正是观泽和岸门的关系。

韩国经此一败，不服也不行了，再去求和的话，姿态只能摆得更低，把太子送到秦国当人质。其实按照春秋以来的传统，做人质算不得多么高危的事情，反而掌握人质的外国经常好吃好喝招待人质，甚至把公主嫁给他，然后看准时机护送他回国夺权。

反过来讲，人质要想将来有机会回国掌权，就很有必要做好人质的本分，跟外国的核心领导层搞好关系。国际政治里的人质和绑匪劫持的肉票并不一样，不必太担心撕票的问题。只不过进入战国以后，相打无好手，越打越突破道德底线，人质也就未见得都能受到善待了，后来的秦始皇和燕太子丹都是吃过这方面苦头的。

传统上的人质会是公子，而韩国这一次拿太子当人质，真是显示出最大的诚意了。韩国也果然当了秦国的小弟，后来也果然就像公仲建议的那样，协同秦军一道南下伐楚去了。

至于秦国，既然已经出了气，又达到了战略目标，所以对待人质竟然还是很有传统意识，于是3年之后，当韩宣惠王作为秦国的坚定盟友不幸逝世之后，继位的韩襄王就是这位在秦国当过人质的太子仓。

那么，秦韩友谊会不会地久天长呢？谁都知道这不可能。

周赧王元年的事情按说可以到此为止了，但是，当我们翻开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，会发现朱熹竟然在末尾添了一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 [添加到笔记](#)

1.战国中期的国际舞台上，论耍心机斗计谋，陈轸和张仪旗鼓相当。

2.陈轸建议楚王，开空头支票救援韩国，以此瓦解韩国和秦国的联盟。

3.韩国果然中计，背叛了秦国，秦国因此发动岸门之战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[就此参与讨论>](#)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<sup>2</sup> 来，带你圈个中国历史马拉松 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《前一篇》 《后一篇》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

### 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乐趣 7月16日 [+关注](#)

从楚国视角来看，楚怀王采用陈轸欺骗韩宣惠王的计策，暂时是明智的，但也是缺乏战略远见的。

原因是以韩国当时军力，军队士气又笼罩在刚刚失败的阴影之中，韩国根本打不过秦国，会再次失败，这是可以预见的。那么韩国失败，同时又被楚国耍了，韩国战后只能倒向秦国一边。

本来楚国有机会通过这次事件获得一个盟友，虽然这个盟友也不怎么可靠，但至少还能御敌于国门之外，有个战略缓冲，维持战略平衡。楚怀王一旦采用了陈轸的计策，虽然能解决眼前的危机，但却埋下了更大隐患。

所以，楚怀王的上策应该是真心援助韩国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转发

4

205

分享